

總退却

魯迅序 葛琴作

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印行

却 退 總

作 琴 葛

序 迅 魯

行 印 司 公 書 圖 友 良 海 上

序 言

中國久已稱小說之類爲『閒書』，這在五十年前爲止，是大概真實的，整日價辛苦做活的人，就沒有工夫看小說。所以凡看小說的，他就得有餘暇，既有餘暇，可見是不必怎樣辛苦做活的了，成仿吾先生曾經斷之曰：『有閒，即是有錢！』者以此。誠然，用經濟學的眼光看起來，在現制度之下，『閒暇』恐怕也確是一種『富』。但是，窮人却也愛小說，他們不識字，就到茶館裏去聽『說書』，百來回的大部書，也要每天一點一點的聽下去。不過比起整天做活的人們來，他們也還是較有閒暇的。要不然，又那有工夫上茶館，那有閒錢做茶錢呢？

小說之在歐美，先前又何嘗不這樣。後來生活艱難起來了，爲了維持，就缺少餘暇，不再能那麼的悠悠忽忽。只是偶然也還想借書來休息一下精神，而又耐不住嘮叨不已，破費工夫，于是就使短篇小說交了桃花運。這一種洋文壇上的趨勢，也跟着古人之所謂『歐風美雨』，衝進中國來，所以『文學革命』以後，所產生的小說，幾乎以短篇爲限。但作者的才力不能構成鉅製，自然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。

而且書中的主角也變換了。古之小說，主角是勇將策士，俠盜賊官，妖怪神仙，佳人才子，後來則有妓女嫖客，無賴奴才之流。『五四』以後的短篇裏却大抵是新的智識者登了場，因爲他們是首先覺到了在『歐風美雨』中的飄搖的，然而總還不脫古之英雄和才子氣。現在可又不同了，大家都已感到飄搖，不再要聽

一個特別的人的運命。某英雄在柏林拊髀看天，某天才在泰山捶心泣血，還有誰會轉過臉去呢？他們要知道，感覺得更廣大，更深邃了。

這一本集子就是這一時代的出產品，顯示着分明的蛻變，人物並非英雄，風光也不旖旎，然而將中國的眼睛點出來了。我以為作者的寫工廠，不及她的寫農村，但也許因為我先前較熟于農村，否則，是作者較熟于農村的緣故罷。

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五夜，魯迅記。

一天

躲在那個灣角裏，製版房睜開了微紅的眼睛，從一排滿是蛛絲塵垢的鐵柵窗裏，瞧着前方，微微發臭的小天井，好像一匹饑餓的野獸，在沉寂中無力地等待着什麼。

深夜，黃梅天的夜。

近來很少有乾時的天井裏，到處還積起一窪窪的死水，這時蒙上那慘淡的燈光，活像煩燥的病人，躺在暗地裏，眨動他可怕的昏沉白眼。

吓，時候還早得很哩——阿二搬起一堆厚厚的紙，沒精打彩地，向窗口的製

版機上一放，腳下一個踉跟，好像有人在劈臉打來似的，急忙把身體退到後面的窗上靠着。剛喝下肚的幾兩臭燒酒，一把火似的在他心裏燒起來，不，像是一百斤重的鐵，作怪地壓在他心上，他用力吐口氣，瞧瞧那個呆板的，一無表情的製版機，抬起頭來，又深深地吐了一口氣。

酒氣在混濁的空氣中流蕩着，一下，佔據了製版房所有的空間，與每一個角落裏，阿二可完全沒有覺得，他那龐大的背影，一堆岩石似的，矗立在天井那面的高牆上，許久也不動。

隔壁排字房，已經在開始工作了。除了鉛字落進手盤裏的，那種蠶吃桑葉般的響聲外，還夾雜着他們的許多話語。

哼！還不是嚙嚙牙根的那些浮話，下作！阿二把眉頭一縐，頭一側，學着那

天經理先生罵人的樣，將牙齒緊緊地一咬。於是，那禿光了一半頭髮的前頂上，便不住的耀出一圈一圈的油光，好像吊在半空裏的，半個光光的葫蘆壳。

唉，唉，時候還是早得很哩！阿二呆了半天，再去瞧牆上的鐘，鐘顯然也呆了似的，沒有多大的走動。

「呸！」

阿二生氣了，抽搐着臉上的肉，向那鐘：

「老子不打死你這——」

鐘突的一搖，忽然不見了。一個大到「成精」了的老蝸牛，動也不動的伏在掛鐘的那地方，一見阿二那火紅的眼睛，向牠慢慢地走近來，便很快縮進牠伸出壳外的，一段有觸角底長頭頸，顯出非常怕死的樣子，再也不動了。

嘿嘿——阿二得意地笑起來，一面說：

「裝死坏！原來也是跟你玩玩兒的呀！」

一面慢慢地鬆開他緊握着的拳頭。從製版機這邊，踱到熔鉛爐那邊，挺直了他的頭，又很快的從那邊踱了回來。

「哼！你道老子又來替你擦背了嗎？」

不知怎麼一來，他把拳頭又捏緊了，猛地向那討厭的，簡直像一隻大烏龜樣地蹣起了頭的製版機，重重的擊了一拳，心頭一恨，又說不住的冒起火來。

「滾你的去！老子今天偏不跟你擦！」

他抓起一塊黑色的油布，又在那烏龜背上，狠狠地摔了幾摔。便賭氣似的，縮回那隻手，來剝弄他的大鼻孔，頭側到快要靠上右面的肩膀，兩個滿是紅絲的

大眼球，粗野地向上眨着。

吓！上面也沒有什麼花頭，一個荷葉形的燈罩底黑影，鐵傘似的撐在那低矮的天花板上，正對着阿二的禿頭，好像向他壓下來。

「妖精！」他心裏暗暗地咒着。可是這次沒有捏起他的拳頭，他盯了那黑影一會，覺得全身作怪地重起來，重到像棺材一樣的移不動。同時一個跟他同寢室的，大麻子底沉重鼻鼾，忽然在他耳朵邊叫響起來，——怪上板的，一聲高似一聲，又一聲一聲的按準拍低下去，叫得阿二沉重的雙腿，好像灌滿了醋似的發起軟來，漸漸地，整個的身子也都起了抖，一些骨頭跟骨頭連接的地方，酸酸地好像已經脫了開來。

他拚命想把自己的身子搖一下，死也搖不動。吓，壞啦！他想身子裏一定有

東西壞了，他不管。他惘然地望着伏在他前面的製版機，製版機在動，像要偷偷地爬開去。

「你這臭傢伙！」

阿二猛一怔，急忙抹抹口角上掛下來的水，便用力掀住了它。

可是真作怪，屋角裏的熔鉛爐，忽然像一頂大轎子般的給人抬起來了。阿二搔搔頭，剛想叫喊什麼，忽見牆上的什麼掛鐘，漿帚，以及那隻製版機的計電表，都在搖也搖的想跳到地上來。

「變鬼！變鬼！你們都變鬼吧！」

阿二很着了慌，着咬牙齒不住的咒罵起來。一邊把沉重的腦壳，慢慢地擱到右面的肩上，覺得整個的製版房，在直往地層底深處沉着，他一切都不管了。

到處靜着，隔壁排字房的人聲也低了下去。

一陣突破天空的黃梅急雨，猛的從黑暗中倒了下來。

×

×

×

×

「吓！你倒新衣服穿起來啦！爸，我的瓜皮帽可不要忘了啊！紅結子的，我挺喜歡大紅結子。」

三年前的這個時候，也是一個忽晴忽雨的黃梅天。

那個整天在田畝上跑跑的阿二，忽然穿起一套簇新的藍布衣褲，稍稍動一動，衣服就唸唸的響起來。兒子三毛眼熱地跟着他，好像一匹大花貓般地繞着他轉。

「爹，這樣的新衣服三毛也要——」

三毛大胆地剝弄他的鈕扣兒，還伸手去摸到他的袋子裏，恨不得叫他馬上脫下來給自己穿。

「不過瓜皮帽是一定要的，你會忘記吧！忘記了就不算爸爸。啊，你想，你想想看，到底會忘記吧？你說，你說呀！」

「不要呵，要你的去！」

阿二很忙似的推開三毛，三毛還是繞纏着他的腿子團團轉。

「呀呀！那天不是猴子做把戲，猴子開箱子，開箱子，箱子裏拿出一頂頂的新帽子，換了一頂又一頂，呀呀，你不是說過嗎——尙他娘，一隻小猴子也該那許多新帽子，尙他的娘！不是？不是你說歇兩日也買頂給我過過年？呀呀！虧你自己說過的呀！」

「小畜牲！」

阿二瞪了他一眼，也就自顧自的忙起來。冒出那麼一頭一頭的汗，把自己要帶走的東西，一一的理過又理過。要出門了，出這樣遠的門還不是大事嗎？哼！全村算起來，怕還不上五個啦！這一想，可幾乎把阿二從地上飄起來，心裏不住的開着花，再沒有心思答理三毛了。

三毛呆在一旁，恨恨地嘟起了嘴。瞧着媽做的那包點心，爸又把牠拿了出來，看看，又加上一張紙，包得好好的，用串頭繩縛了起來，再藏進衣包裏，夾在一件灰色棉襖底裏層。嘖！三毛伸出舌子，不住的舐着嘴唇，兩個像爸的大眼睛，作怪地突了出來，半天也平不進去。

「小鬼，走開！爸出門去賺錢啦！」

媽一手拖開三毛，給一個輕輕的栗暴。接着又小心地捧起倒在地上的雨傘，向三毛的肩上一放。

「跟爸攬着，你爸辛辛苦苦出門賺錢，也是爲着你們這班小蛆虫吓！」

阿二望了他老婆一眼，心裏越想越得意，覺得老婆的奉承，還是份內的小事。近來同村人的特別看大他，真叫他禁不住的感到威風起來。以後若是人家再說吳少爺，如何如何了不起的時候，至少也要帶起自己的名字了。哼！一個攬攬鋤頭的粗獷名字，忽然跟大名鼎鼎的報館經理先生連在一淘了，還不夠威風嗎？真是的，吳經理親筆帶信來叫的吓！

「好！我去了。」

阿二接過三毛手裏的雨傘，提起一個大花包放在肩上，一時駕上了雲頭似

的，大搖大擺地走出家門。

唉唉！倒說一霎就是三年了，三年啦！三年還是一個整脚的小工囉！這點很使阿二心裏過不去，——小工，「工」還要加上一個「小」，不就是這種田人家的放牛小伙計嗎？唉唉！真是不想起還好，一想起就睏也睏不着。總之，這個低卑的名目，非想法換它一下不可。他想着，天天想着，終于想着了。

「阿二哥，聽說你在外面過得很舒服呢，你真是跳出龍門交好運了！」

一個同鄉的來到城裏，特地趕上報館來拜訪他。

「那裏，也不過混混吧了，不過比鄉下總舒服得多。」

阿二哥一面謙虛，一面得意地望着那個鄉下佬。

「你有二十塊錢一月吧？」

「噫！差不多，差點也有數。」

「吳少爺下來怕就是你了？」

「可不是，我，我，……」

阿二哥搔搔頭，覺得以下的話，很不容易說，停了一會便：

「吓，我們報館裏的名目多得哩，不過我是叫『助手』，『助手』，『助手』你懂嗎？」

「這裏也有鋤手？」

「是的，我是『助手』吓。聽說不久還要升我做『領班』，不過『領班』我可不要幹，所以我也不巴望升哩！」

自從這一天起，阿二心裏不知怎的就平了許多，也不再介意什麼，好像初來